



戈 尔 丹 大 叔

超克圖納仁著



艾 尔 丹 大 叔

维吾尔族文学



戈尔丹大叔

(独幕话剧)

超克图纳仁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戈 尔 丹 大 叔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东单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728 字数 14,000 印张 $1\frac{1}{16}$

开本 787×940 毫米 $\frac{1}{32}$ 插页 2

1963年10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400册 定价(4) 0.15元

人 物：戈爾丹、篤桂瑪、王大娘、卜迪、丹森。

〔內蒙古草原的初夏。〕

〔蔚藍的天空升起了火焰般的晚霞，慢慢地溶化成透明的微帶金光的玫瑰色。草原上花草茂盛，斑駁絢麗，漫無邊際的牧場披浴着霞光，呈現出千變萬化的景色。〕

舞台右側，一座新修的磚瓦房，寬大的玻璃窗開向草原，窗上掛着刺繡着民間圖案的窗簾。房內，左側一門通戶外，右側一門通向王大娘居住的里間，正中偏左一門通向廚房。右側牆上是一塊壁毯。壁毯前的方桌上放着“長江”牌收音機和書報雜誌等。房內右側是一張雙人床和食

櫥等家具。靠床側放一張紫檀木食桌。

〔急促的馬蹄聲漸近。〕

〔篤桂瑤從左側門上。〕

篤桂瑤 (摘下頭上的頭巾把它掛在衣服架上,然後坐在食桌旁,倒了一杯奶茶,心有所思地喝着)……翹膀子硬了,不喜歡老窩兒了。

〔王大娘從右側門出,輕輕關好門。〕

王大娘 你回來啦,大姐。

篤桂瑤 嗯。

王大娘 女兒來嗎?

篤桂瑤 來。(頓)小紅睡啦?

王大娘 睡啦。

篤桂瑤 別着急,小孩兒發點燒不要緊,睡一會兒就好了。

王大娘 想不着急也不行呵!唉!年輕的時候為兒女操心,老啦,又為孫子們操心……

篤桂瑤 別吓唬自己呀!

王大娘 我們小紅一鬧病就是個厲害的,大前年

剛滿四個月就病了一場，可把我吓糊涂了。那時節是在北京，醫院好，醫道高，要不呵，哼，可危險了！

厲桂珊 依我說，好心就是一半福。你們一家人的心像水晶一樣，怎麼能碰上不吉祥的事兒呢！

王大娘 從北京搬出來的時候，我對她媽媽說：“你們先去吧，我和小紅在北京多住兩年，等她大点儿再去找你們。”可她媽媽不樂意。

厲桂珊 她扔下你們娘兒倆不放心哪。

王大娘 可是這兒連個好大夫也沒有呵！

厲桂珊 （微笑不語）……

王大娘 他們倆整天在大草原上忙着勸查牧場，給牛羊治病，家里出啥事兒也不管，可我……唉！

〔沉默。〕

王大娘 你有多好呵！孩子們不在跟前，可有老頭兒……

厲桂珊 快別提他了，（不高興地）明天就是他六

十岁的生日，一早，亲戚朋友就该都来了，可这位“寿星”到这会儿还没影儿！

〔从右侧房间传来小孩儿的哭声。〕

王大娘（急急忙忙地）小红醒了……（转身进里间屋。）

〔从远处传来无忧无虑的歌声。〕

放进烈火中的矿石

不会不熔化，

出了土的珍珠

不会不放光，

党的光辉照亮了我的心

我不能不放声歌唱！

把世界照亮了的是太阳，

把亿万人民的心融结在一起的

是恩人毛主席。

〔戈尔丹弹奏着三弦琴，从左侧上。〕

戈尔丹（从窗外边弹琴边说）箫桂珊，今天你该为我祝福呵！（从左侧门进屋内。）

箫桂珊 谢天谢地！哪一股风把你刮回来的呀？

戈尔丹 是阿日抗盖草原的风把我吸回来的。

葛桂瑛 (倒了一杯酒遞給他)看你,又把眼睛熬紅了!

戈爾丹 你放心吧,我活得像岩石一樣結實。(喝干了杯中的酒)這兩天在農場開會,就在兒子那兒宿了。

葛桂瑛 今天早上從農場出來的嗎?

戈爾丹 嗯。

葛桂瑛 你怎么過的河?

戈爾丹 (無話可答)……這個……

葛桂瑛 我對你說過多少回了,你不是年輕小伙子,過河的時候從橋上走,別騎馬趟水!可你老是不聽。

戈爾丹 我忙呵!明天又是……

葛桂瑛 (微笑)明天是什麼日子?你還記得嗎?

戈爾丹 這兩天開會就討論這個了,還能忘嗎!

葛桂瑛 (半信半疑地)真的?

戈爾丹 真的。明天一早,公社黨委書記、主任、各生產隊長、還有小紅的爸爸——王畜牧專家、小紅的媽媽——劉兽医,都來……

麗桂瑤 (焦急地) 呵呀！你請了這麼多客人，還不早点回來告訴我！你看看，家里外頭就我一個人，啥都沒有預備哪！

戈爾丹 你這不是已經都預備好了嗎！（安慰地）別着急，他們到咱們家喝點茶就上修配廠……

麗桂瑤 (惊奇地) 上修配廠干什么？

戈爾丹 參觀。

麗桂瑤 (失望地) 唉——！

戈爾丹 (莫解地) 你为什么发愁呵？（彈起三弦琴）忧愁像冰一样，会把你的心冻僵。老太婆，对新生活的爱，会给人添上金翅膀。你的心里觉着不舒服的时候，就想过去，再看看现在，忧愁就会像春天阳光下的积雪一样融化了。

麗桂瑤 (命令的口吻但又体贴地) 給你。（把盛肉的盘子放在他面前）快吃吧！（稍带埋怨地）老的老的不管家，小的小的不管家，这个家好像就是我的一个人的！

戈爾丹 老婆子，你不管这个家誰管？誰又能像

你管得这么周到呵！

蕭桂珊 黑夜白天的老往修配厂跑，不知道那儿有啥东西把你迷住了！

戈爾丹 告訴你，是新生活。新生活把我迷住了。（又彈起琴來）生活像沸騰的海洋，在我們面前波濤滾滾；它又像一條長流不息的溪水，永遠唱着歌兒前進；又像花草繁茂的大草原，吸引着我，也吸引着你，吸引着各族人民。

蕭桂珊 （又斟了一杯酒）快喝吧，吃吧，你呀……

戈爾丹 真高興呵，真高興！世世代代馴服烈馬的人駕駛咱們自己國家造的打草機了，祖祖輩輩要套馬杆子的人也會擺弄機器了，牧羊人征服了無水阿日抗蓋草原了。（接過酒杯一飲而盡）老婆子，你想過沒有？咱們首都人民大會堂里鋪的地毯，也許就是用我們阿日抗蓋草原上出產的毛絨做的；那些兄弟民族的男女青年，也許就用我們阿日抗蓋的羊毛，織成了華麗的衣料，做成了他們舉行婚禮時穿的

服裝；那些保衛祖國的人民解放軍用的皮衣、皮靴，也許就是用我們阿日抗蓋的羊皮、牛皮做成的……（果斷地）噫，這完全可能。（几乎是耳語般地）告訴你一個秘密，我試制成了一種水車，明天就試驗了。人們要用老戈爾丹式的水車，吸上銀河的水，讓水順着老戈爾丹當年給老爺爺們放馬時踏過的馬蹄印流向牧場，灌溉牧草。所以說，今天晚上我不能離開水車，守着它，守着它就像年輕的時候守着你一樣……

篤桂瑪 你呀，你……

戈爾丹 怎麼，你還害臊了？呵？（大笑。）

篤桂瑪 你整天就知道唱歌——修配廠；修配廠——唱歌！

戈爾丹 我手拿三弦琴，永遠祝福人民，詛咒敵人！

篤桂瑪 唱吧，唱吧！（收拾食桌）唱得把自己的生日都忘了。

戈爾丹 你說什麼？

篇桂瑪 明天是几月初几呀？

戈尔丹 ……五月初十。

篇桂瑪 是个什么日子呵？

戈尔丹 这……(猛醒)呵——！(笑咪咪地盯着篇桂瑪)你这个老太婆真狡猾，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篇桂瑪 你已经六十岁了，还老让别人记着自己的生日嘛？

戈尔丹 (极高兴地)哈哈，喜上加喜，更得放开嗓门儿唱了。(拨动起琴弦)你酿了多少奶酒呵？煮了几只羊的肉呵？

篇桂瑪 草原上的人们都知道，老戈尔丹家请客，客人欢迎的并不是酒席的出色，而是主人的诚意。

戈尔丹 你呀，嘿嘿！越老越会唱喜歌儿了！（兴高采烈地唱）

西海的水儿明，
松树儿青又青，
庆贺老戈尔丹的生日，
朋友们欢宴歌唱！

东海的水儿明，
柏树儿青又青，
庆贺老戈尔丹的生日，
朋友们欢宴歌唱！

〔夜来临了。这是一个美妙而又安静的夜晚。稀稀落落的星星点缀着蓝天，皎洁的月亮把银色的光华倾向草原，只有天边飘动着几片雨云。〕

〔篇桂珊点上煤油灯，拉上了窗帘。〕

篇桂珊 留着你那好嗓子，等客人们来了再唱吧。

〔急促的马蹄声由远而近。〕

篇桂珊 （倾听，极高兴地）我们的小山羊回来了！

〔卜迪上。〕

卜迪 爸爸！我来晚了。

篇桂珊 一点儿都不晚，一点儿都不晚呵。（低声地）你一个人来的吗？

卜迪 嗯。

戈尔丹 你向来不是这样的——明天是爸爸的生日，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回来帮助妈妈做活儿呢？

卜迪 这不来了吗，爸爸。（打开包袱，拿出两瓶茅台酒）我送给您的礼物。

戈尔丹 （端详着酒瓶）茅台酒……名酒。

葛桂珊 孩子也有工作，医院里忙。

戈尔丹 我在教育孩子哪，老太婆！

葛桂珊 得了得了，孩子回来给你做寿，你就高高兴兴地给我呆着吧。

戈尔丹 再斟上一杯，我要说到主要的了。

卜迪 爸爸，（斟酒）您少喝点儿吧，呵。

葛桂珊 （吻卜迪的额头）我的小山羊。

戈尔丹 卜迪，你说，你是来给爸爸做寿的吗？

卜迪 是呵。

戈尔丹 丹森为什么不跟你一齐来？

葛桂珊 （低声自语）老天爷呀！他已经知道了！

卜迪 他联系汽车呢。

戈尔丹 你们想明天一早就走，是这样吧？

卜迪 嗯。

竈桂瑤 呵！……这怎么能行呢！

卜 迪 丹森說，后天有从盟里去呼和浩特的飞机，他托人把票都买好了。

竈桂瑤 唉——！

戈 尔 丹 （稍帶埋怨地）咳——老太婆，你們当媽媽的就知道疼孩子，可不知道教育孩子。（頓）要記住，我們当父母的，有責任幫助孩子們去选择正确的生活道路呵。

卜 迪 （低声地安慰着）媽媽，您別伤心了。

戈 尔 丹 你們进了城，打算怎么样生活呢？

卜 迪 （稍停）丹森說，他从公家領了一所房子，又买了些漂亮的家具。他，讓我管理好家务，他好集中精力研究外科学。

戈 尔 丹 这么說，你不想当你的医生了，是这样打算嗎？

卜 迪 不，我是想給他当个助手，帮助他作研究工作。

戈 尔 丹 嗯。

卜 迪 他現在正攻外科学的尖端哪。說不定他将来就是个了不起的外科专家。

〔远处雷电交加。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

葛桂珊 (掀起窗帘望了望) 下雨了。

卜 迪 爸爸,丹森說得多好啊!

戈尔丹 孩子呵,說得多的人,不一定是做得多的人。

卜 迪 爸爸,我这不是夸奖他。他把自己每月的工薪节省下来,已經安排好了一个小家庭……

戈尔丹 这么說你很滿意他了?

卜 迪 三年前,他在苏木卫生院当大夫的时候,我倆就好了……在这么長时间里,我們互相沒有說过一句謊話,他爱我,我也爱他。(低下头去。)

戈尔丹 爱情多了会消磨人的意志呵。

卜 迪 爸爸,你听到了什么嗎?

戈尔丹 我的好女儿……(頓)爸爸对你过分滿足現狀担心哪。难道你不應該用社会主义标准对丹森要求得更高、更好嗎?

卜 迪 我們之間沒有一点虛伪,这就是我最大